

罗杰林 王云高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人生悟悟

I 247.4

I 247.4  
151

# 僧俗人生

罗杰林 王云高

广西民族出版社

(桂)新登字02号

## 僧俗人生

罗杰林 王云高 著

☆

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南宁亚太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5 140千字

1992年11月第1版 1992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5363-1993-2/I·490 定价：4.00元

## 目 录

|                         |         |
|-------------------------|---------|
| 楔子.....                 | ( 1 )   |
| 第一章 爱情与流血的往事.....       | ( 5 )   |
| 第二章 “四家村”旧语.....        | ( 10 )  |
| 第三章 佛说因缘.....           | ( 17 )  |
| 第四章 不怕死的三界.....         | ( 22 )  |
| 第五章 王海壁.....            | ( 31 )  |
| 第六章 夜半无人私语时.....        | ( 38 )  |
| 第七章 两对婚姻的往事.....        | ( 44 )  |
| 第八章 有人漏夜赶科场，有人.....     | ( 52 )  |
| 第九章 冤家路窄.....           | ( 58 )  |
| 第十章 “我的前夫，你的儿子”.....    | ( 63 )  |
| 第十一章 “你不知道我在爱你吗？”.....  | ( 73 )  |
| 第十二章 “才出昆仑便不清”.....     | ( 81 )  |
| 第十三章 什么“车笠之交”？没有的事..... | ( 89 )  |
| 第十四章 “条气唔顺”.....        | ( 96 )  |
| 第十五章 迟到的遗书.....         | ( 104 ) |
| 第十六章 母子之间.....          | ( 110 ) |

|       |                   |         |
|-------|-------------------|---------|
| 第十七章  | 智者谈禅，直者放炮·····    | ( 118 ) |
| 第十八章  | 未婚夫与萧洛霍夫之间·····   | ( 124 ) |
| 第十九章  | 不得不当的“政委”·····    | ( 130 ) |
| 第二十章  | 蹭蹬人生·····         | ( 134 ) |
| 第二十一章 | “卿善将兵，寡人善将将”····· | ( 140 ) |
| 第二十二章 | “绑架”轶事·····       | ( 145 ) |
| 第二十三章 | 政治家谈“癌症”·····     | ( 153 ) |
| 第二十四章 | 两个寻找儿子的母亲·····    | ( 160 ) |
| 第二十五章 | 又一个寻找儿子的母亲·····   | ( 165 ) |
| 第二十六章 | 毒品走私引出文章炒卖·····   | ( 171 ) |
| 第二十七章 | “咁大只蚂蚁随街跳？”·····  | ( 177 ) |
| 第二十八章 | “新妇寒”的悲剧·····     | ( 187 ) |
| 第二十九章 | 拒领“信息费”的人·····    | ( 194 ) |
| 第三十章  | 小乘与大乘·····        | ( 200 ) |
| 后记    | ·····             | ( 204 ) |

## 楔子

狮城大厦那个高！仿佛它要是一旦倒塌，就会在狭长的柔佛海峡上架起一条桥梁，让天下苍生自由来往似的。

佛教观光团顺着电梯上升，终于在第33层找到了自己的下榻处。

从飞机上到出租车进行途中，一直与凡人无异的觉宜大师，一进了房就把形影不离的观音大士象供上西壁，再挂上那串油光水滑的小核桃念珠，（那是她三年前进北京讲道时一位女居士所赠的），面西盘膝而坐，很快就冥然入定，一派仙风道骨，俨然进入了成佛作祖的境界。

王海壁只好退了出来，回到自己的客房打电话，去跟主人（她正在眼下那红尘滚滚的新加坡城的某个地方）联系。

她已经退出了第一线，眼下只在省民政厅挂着个顾问的闲职。这次出国，为了视听的关系，挂的也是代表团的顾问。但宗教团体毕竟是一个特殊的领域，为了维护翛然出尘的身份，实任团长的觉宜大师对外只以顾问身份出面，就这样，她们俩的关系就倒过来了！

女主人不在家。王海壁把自己的身份住处和电话告诉了仆妇，就把话筒放下了。

她现在已经真正地无事可做。

推开窗口，强劲的海风从南边马六甲海峡习习吹来，有“狮城”雅号的新加坡，历历陈于眼底。

噢，33楼，巧合，巧合！

少年时代，在故乡山野那座小小的白衣庵中出家，跟随这位觉宜大师参禅学佛的时候，她就听师父说有个西方胜境，三十三天宫。那是一切虔谨修行的比丘尼最后的归宿。

那时，她一直响往着有一天要登上那彩云缥缈的三十三天，再俯瞰尘世沧桑。

然而，她修不到，佛国庄严，可望而不可及。

后来，她逃出了禅关，重新回到滚滚红尘，受苦、受难，去爱、去恨，甚至经历过炼狱边的厮杀，终于成了一名共产党人。

当经历过这一切之后，在头脑中原来虔诚的宗教信仰已经彻底地为无神论所置换之后，一夜之间，仿佛是由于造物主的播弄，她却驾祥云，跨南海，向西方，终于置身于这三十三天的缥缈彩云之上了，而身边所随侍的，依然是当年的师父——觉宜大师。

佛说因缘仙说偈。但她不明白，到底是印度哲人瞿昙说的因缘呢？还是欧洲哲人黑格尔说的辩证法呢？

代表团一行四人，除了她是俗世中人，担负着行政和政治上的联系之外，其他三位，全是虔诚的比丘尼。“观光团”的名号，只不过是例行的手续。其真正的目的是，这儿有一位叫柳微云的信女，要为婆婆举行追荐仪式，按照先人的遗愿，向故乡礼聘这三位尼姑，远涉重洋而来。作为酬

谢，在法事完毕之后，主人将以随缘乐助的方式，给白衣庵一笔可观的布施，这笔钱，除了为庵本身的佛像重塑金身，将庵舍作一番改建之外，实际上也是省内佛教界一笔重要的活动经费。

总而言之，这是一次非政治性的访问。

作为此行东道主的柳微云，据国内外事部门的介绍，她是马来西亚一家大橡胶园主的女儿，她的丈夫杨景蠡，是本城工商界的巨子，是五十年代初期到此落籍的华侨。夫妇两人年龄虽然相距四分之一世纪，但由于共同的华人血统，又处在这东方文化氛围甚浓的城邦之中，所以依然琴瑟友之，伉俪甚笃。

如此而已！

一阵低沉而柔和的电铃声响过。王海壁用英语喊了声“Come in!”

侍者进来，用白话（虽然被马来语发音习惯冲的变味了，但毕竟还能听得懂。——正是考虑到这个城市国家白话比较普及的语言环境，王海壁就没有再带翻译）告诉她：杨太太用电话通知附近的花店派人送来了花束，她本人将在一个事先约好的应酬之后专程拜访。

那是一个别致的花束：几种时鲜花卉的中心，是三朵曼陀罗花和一枝菩提叶。

无语的搭配中显示了工巧的心计：曼陀罗和菩提叶，都是佛经中经常提到的植物。这束花，除显示了主人的诚意之外，还意味着她（或者还有他）对佛学至少并不陌生。

这束花，是客人们和这个城市的第一次接触。

和佛经中的西方世界相仿佛，人间的西方世界，对于中国大陆的人们（其中包括象王海壁这样的有相当层次的人物），仿佛也是一个谜：早些年，一切刻板的宣传媒介，用千篇一律的理论乃至措词，把它说成是蛇蝎横行，水深火热；而改革开放以来，从睥睨论坛的“精英”们到路摊文学的蹩脚作者，却又以扑朔迷离的高论加上生编乱造的故事，把那儿说的天花乱坠，几乎是美不胜收！

是耶？非耶？外部世界如今敲门来了。

王海壁觉得一片忐忑，她站起身来，外边正是薄暮，北起柔佛，南到马六甲，城中的高楼乃至海峡中的船舶，渐次亮起灯光，高高低低、远远近近、飘飘荡荡、隐隐约约……她真仿佛置身于灵鹫峰的佛国中了。

## 第一章

### 爱情与流血的往事

座落在被本地华裔居民谐称为“师姑庵”的德士古新村的杨庐，有一种远避尘嚣、卓然独立的氛围。

西方人慨叹这地球正在变小，他们有他们的道理。而对于这里的女主人杨柳微云女士来说，这小小的新加坡却正在变大。与她淳朴的童年相比，经济腾飞了，列名于“东方四小龙”而名传遐迩，连带看市区扩展，交通也随之而发达。既然“的士”的速度可以比平时步行快上20倍，那末，为什么不可以把自己居住的眼光向城市的边沿延伸，从而在享受西方物质文明的同时，尽量保持一点东方的情调。

“伊洛门墙桃李秀；

陶朱宅第胭脂香。”

一副楹联，透露出主人的儒雅气质、富裕心态，和一副顾盼自雄，踌躇满志的心境。

李文挥就从这副对联中借到了可供发挥的话题：

“贴切，贴切！杨先生以通儒而学贾，雄踞商场，又有这么一位青春俊雅的夫人，难怪要有当年范蠡载西施泛五湖的心境啰！”

杨景蠡随和地笑着，从表情上探不出他心头的冷暖——这是一般饱经沧桑的人，特别是饱经沧桑的商人的深层修养。

满座中只苦了微云：客来不速，打乱了自己的时间表。而且，客人携眷而来，按照丈夫通常的惯例，是必须自己到场以便应酬女客的。

这么一来，接待大陆远客的约会便只好推迟。这本来不难办到，无非是挂个电话，举手之劳。

只是，偏偏她是一个素重然诺的人，而且她要见的不是一般凡人，是不远千里而来，为婆婆逝世周年行法事的高尼。佛家讲虔诚，商家论彩头，第一次见面便这样阻滞横生，事情还顺遂得了？

她如坐针毡，五心不快！

从丈夫简单的交底，她知道来客是他抗日战争期间在韶关文理学院时的同学。

但在微云方面来说，丈夫的那一时期，对于她却有几分微妙：丈夫在那里发生过一场初恋。

虽然初恋只不过是初恋，就象橡胶树的第一次毫无结果的试花，而且，甚至连初恋也不一定算得上，纯粹是那个姓马的女人玩弄他的感情，最后很快地把他踢开了。

此后，在景蠡的心头，这是长达20年的感情真空，直到他远走海外，和自己萍水相逢为止。

因而，对于这一段历史时期，他们都应该坦然的。特别是微云，她那年才出世，更没有理由为远在国内的一个小伙子要求承诺。

但是，四十六岁的女人毕竟还是女人。她既不象初涉爱

河的少妇那样粗心，又不象自鸣达观的老妇那样糊涂，从某些意义上来说，她正处在人生的第二个敏感季节。她知道，丈夫虽然已渐入古稀，但是依然未能完全脱尽俗情，正是古称老年狂今日黄昏恋的多发年纪。特别是近几年国内政策变动，国共两党之间眉来眼去的，那个叫马香香（好俗气的名字！）的女人虽然在国内被称为特务，在此间却不兴这般叫法。那么，这个一度进入过共产党外围组织的丈夫与她之间，发生些什么情况似乎都不是不能理解的了。

她勉强地收束了意马心猿，仔细倾听两个男人的对话。

果然，她听到的是一段充满浪漫情调的故事——

“……我轻手轻脚，拨开芦荻竹，悄悄地向那女仔走去。

她连连向我摇手，不准我靠近。

我不顾一切，我一定要她表明态度。要她澄清事实——

那晚，就在这里，在涌岸的小船上，她当着一群女伴的面，似乎吞吞吐吐地表示了要甩开我的意思。

她唱的是白话“咸水歌”。她的音色很美。但是当时我已经没有心机欣赏她的歌喉，只是象猜谜一样贪婪地捕捉信息，分析内涵——

‘大海鳌鱼唔在鲤哩，哥哥，

过园摘菜怕开黄呀咧，

咁大骆驼唔似马哩，哥哥，

掷开葵扇味个贪凉呀咧！’

莫贪凉？！我几时贪凉？

姓梁的是我表妹，姑表嫡亲，我根本连想也没向那边想！

她就那么忍心，“鲮鱼唔在鲤”，我姓李。我不是鲮鱼，难道我是生虾死蟹！

“摘菜怕开黄”，她姓黄，她不愿开八字过来，态度已经明朗。

只是，“骆驼唔似马”，谁是骆驼？姓马的又是谁？”

柳微云心头又怦地一跳，正想追踪着情节听下去，把这段爱情故事听个水落石出。

讲故事的虽然是李文挥，但那个马字来得太蹊蹊了。

人生如跑马。山不转水转。几十年风吹落絮，什么事都是可能发生变化的。

可惜，她后来听到的却是一桩谋杀案：有人早就从芦荻丛中悄悄走近来，扬手一斧头，把那爱火中烧的小伙子砍伤了。

要不是他李文挥临危不惧，而又水性娴熟，赶紧泅水逃生的话，“至怕就咁大了”！

唉，爱情爱情，男子汉的爱情，就有那么一股不顾死活的劲头。凭着这股热爱，可以建立不世奇功，也可以犯下滔天大罪。

“你呀，不是水性好，倒是命大是真。”李文挥的妻子，“仙客游”粤菜馆老板娘陈惠莲睨了丈夫一眼。

这个女人，看上去不过三十五六，虽然为了在外观上与丈夫的苍老协调，在穿着上力求朴素，然而从骨子里仍然透出一股泼辣与轻浮，隐隐的“公关小姐”气质。

这一对，据景蠡说，是1989年以后“督卒”出来的。相差如此大的婚姻，一眼看上去就显得不谐调，仿佛里边总有什么奇怪的因素在内。

国内，这些年也变得这么千奇百怪了吗？

“唉唉，有什么变化的！”李文挥连连摇头，“问题是，那些左得出汁的人，老而不退，还在那里掌着大权呢。”

“李先生，”不顾丈夫的超然漠然态度，微云插口问道，“那个斧劈你的，又是什么人呢！”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左得出汁的人。我们村骆家两兄弟：骆家龙和骆家驹，他们干的好事。”

“家驹牺牲了，家龙还在。”杨景蠡似乎直到此时才说了第一句话，“现在的名字，好象叫耕沙！”

“骆耕沙，”微云好奇地品味着，“骆驼耕耘沙漠，辛苦是够辛苦的，可是，能有什么结果呢！”

他能有什么结果我不管。”李文挥对杨景蠡说，“我倒 是劝你们谨慎点，不要把血汗金钱给他们撒在沙漠里。”

## 第二章

### “四家村”旧语

房荒，房荒！

全世界的城市都在嚷房荒！

中国的城市也不例外。

但是，房荒是俗人的事。对于另外一些，或由于富贵，或由于不幸而脱了俗例的人来说，房荒就成了奢侈的病。正好象旧社会胃弱而失眠的姨太太们羡慕“睁开眼睛就吃，闭上眼睛就睡”的仆妇一样。

而每当她们老老实实在地谈及这个感受的时候，俗人们则往往以一句成语讥刺：“身在福中不知福！”

骆耕沙就成了这种脱俗者之一。别人说他是由于富贵，他自己则慨叹是由于不幸。但不管分类如何，他的住房过剩是事实：正厅级干部离休，享受副省级待遇，五房两厅，除了一个小保姆照顾生活之外，便只有形影相吊。

杂物房，书房、健身房、客厅……他可以用各种名义称呼这些空格子。但是严峻的事实是，在这120平方米的居室中，只住着毫无亲缘关系，年龄相差半个世纪，级别（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文化政治素养）上不可同日而语，难以促膝而谈的一老一少！

有如逃避寂寞，他常常离家外出。

从高高的大板楼下到平房区，他似乎感到一种解脱。

如同一切新生事物都不免要向它们对立而转化一样，大板式建筑在盛行十年（当然，由于它自身固有的优势，它也许还得盛行下去，直到有更合理的更新的事物取而代之为止）之后，现在也受着种种指控。人们发现它除了有施工快速，投资节省，使用空间充份等优越性之外，还往往是在闹市之中制造那“村闻相望，鸡犬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的泱泱古风的绝妙技术。

偏偏，骆耕沙最怕的，就是这类老庄情趣。

他从大板楼上下来，就向平房区走去。

平房，自从有巢氏迁居地面以来，历来就是中国人的标准生活区。竹篱茅舍也好，道院僧房也罢，它使人和大自然保持着最自然、最直接的联系。

但是，由于我们的城市向现代化的高速前进，辩证法也在这里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由于地皮日益升值，建筑日趋高层化。低层住宅纷纷拆建了。于是，最原始的居住方式在这里便成了最奢侈的特权。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划了一条“杠杠”：只有被称为“老省级”以及相应待遇的几家老干部，才得以在本区内保留居住两层单元居室的权利。

于是，豆角篱、葡萄架，在这里成了千家眼热的奢侈品。

但是，由于多年来党恩深重，在划出这条“杠杠”之后，平房区依然成“区”，而且被谦而虚之地冠之以一个雅号：“滨湖新村”。

在“滨湖新村”的“村民”中，骆耕沙只有两户同乡：

原来分管外经系统的副省长袁若夫和大学教授出身的省政协副主席黄家麟。

如果按照擅长“顾名思义”的简单分类学家的想象，袁副省长的家肯定是集威尼斯罗马哥特于一炉洋气十足的环境。

恰恰相反：这里是典雅淳朴，古色古香：苏（苏州而非苏联）式根雕组合床、广式酸枝椅、云南大理石桌、新疆维吾尔壁毡……再加上淡雅隽逸的几幅字画，合成一派儒雅之气，向你扑面而来。

这古朴的氛围，是主人返朴归真的结果。

这袁若夫，是骆耕沙在地下党时期的上级，而且还是同乡，但由于地下党的森严纪律，不该打听的东西不敢打听。

“公开”后不久，又分在不同战线，所以虽然过从数十年，彼此也不甚了然。为此，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骆耕沙揭发不力，还领略了“造反派”英雄们的“千钧棒”的滋味。直到后来，“革命群众”内查外调，折腾了一番人力物力，终于抛出来一份档案，这才把此公的“庐山真面目”公之于世——

袁若夫，家庭出身地主，个人成份学生，原名袁守才，抗日战争中参加国民党军韦镇福部，任少尉连副，改名紫电，曾在一次喝醉了酒之后夸口，自称“原子电！”“要把抗战建国使命进行到底”。在此期间，由于党内阶级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袁被拉入党内，先从事兵运，后混入地下党，改名袁若夫，袁修（按，这是“修正主义分子”的简称，由刘少奇的“刘修”恶谥代换而来）这一改名，有着不